

〔日本〕

大薮春彦著

疯狂欲望

柳青译

疯 狂 淫 欲

时 代 文 艺 出 版 社 出 版

(长春市人民大街 124 号)

(邮政编码:130021)

新华书店总店长春发行所 经销

吉林省第二印刷厂印刷

180 千字 787×1092 毫米 1/32 开 8 印张

1998 年 11 月第 1 版 1998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5000 册

ISBN 7-5387-1160-0/I.1147 定价:10.80 元

内容提要

这是一部描述凶杀追踪命案的推理名著。全文由漂浮在马六甲海峡的男尸展开，层层叠出。大妻警官和凤仙警官职业的机敏，查出了围绕男尸背后的假美钞一案，以及为假美钞一案连暴命四人……眼看案情难解，但却“柳暗花明又一村”。

文章险情叠出，紧扣人心。令读者读后回味无穷。

目录

第一章 漂浮在马六甲

海峡的男尸..... (1)

第二章 幼稚的安德洛

墨达小姐 (61)

第三章 大城姑娘的

眼泪..... (121)

第四章 太平洋上 5 天

4 夜 (183)

第一章

漂浮在马六甲海峡的男尸

1

夕阳将大海染得血红血红。

向西远眺苏门答腊岛的巴里桑山，黑黝黝的山脉蜿蜒连绵，漫山的晚霞，通红耀眼。直射赤道的太阳，即将沉入地平线。

眼前的圣克萨岛的轮渡码头，也闪烁着黄金般的光泽。位于新加坡南端的拉弗尔海岸的新加坡的象征——迈拉伊奥雕像，傲立在夕阳余辉的岸壁上。溅击在海岸的波涛，被碎成鲜红鲜红的浪沫。马六甲海峡的南端附近，漂浮的一具尸体，他亦沐浴着残阳的余辉。

“阿爸！水上有人！”

掌舵的李五，对正在船帆下抽烟的父亲大喊起来。

“在哪？！”

“已经死了吧？真难办！”

“不会是活的，脸朝下趴着呢。”

“那么，还是用绳索套上拖回去吧。若是不理它，将来会更麻烦。”

李五的帆船，牵曳首尸体，来到新加坡河，消失在拖船的船群里。当那具尸体被拖上小船码头南桥附近时，白昼较长的南国业已夜幕低垂，已是9点多钟了。

拖船的一名船夫，用报警电话999号报告发现尸体。

新加坡的999电话，如同日本的110号电话一样，是呼唤警方的紧急电话。

位于坞顿街警察总部，和南桥仅相隔六个街区。5分钟后，警察总邮犯罪刑侦部的张部长就驾驶巡逻车，风驰电掣来到现场。

“你最好还是不看吧……”

张部长对同车而来的女警官凤仙警官说着，话还没完，就跨出了巡逻车。身穿藏青制服裙的凤仙警官，轻盈飘然地从车上一跃而下。

打捞上岸的尸体四周，聚着一大堆船的船夫和过往行人。穿制服的警官忙于维持秩序，一看到张部长的到来，就大声叱责着乱吵嚷的围观人群让道。

“什么身份？”

张部长询问道。那个印度血统的高个子警官，却耸耸肩，双手一摊。

“身上有什么东西？”

印度血统的警官对质问依然无言以对，只是摇晃着脑袋。

张部长望着死尸的面部，咂着嘴。继而，他把尸体翻了个身，查看后背……啊！他紧皱双眉，尸体上衣的左背骨下面，有一个小窟窿。

“把衣服脱下来看看”

身材魁梧的印度血统警官，按吩咐扯下死者上衣，发现短衬衣上也有一个小眼儿。

“是枪杀？”

“子弹还在体内吧？”

凤仙警官从张部长身后，望着尸体小声说道。

“那是肯定的。前面没有伤痕，我看象是恰好击中心脏。”

“我看，他可能是日本人吧，您看怎样？”

“理由呢？”

“耳朵旁和鼻梁上有戴眼镜的痕迹。”

张部长“嗤”地笑了一声。

“就是说，戴眼镜、挂着照相机、胸前口袋插钢笔、戴手表的都是日本人吗？”

“这具尸体上衣袋也插着一支钢笔呢？”

张部长重新将尸体翻过来，摘下胸前的钢笔，用手电照着仔细地观察起来。

这支钢笔的造型，与门勃朗、派克、培里坎等相同。笔帽下边刻有细小的文字——三里 12. 日本，罗马字与数字清晰可辨。

“很象你说的，也许真是个日本人。不管怎样，要解剖？把子弹取出来研究，你安排一下。”

凤仙警官喊来印度血统的警官，吩咐同综合医院联系，并让他叫运尸车来。

“是，是……”

高个儿的警察恭恭敬敬地向矮一头的女警官凤仙行了个举手礼后，向巡逻车奔去。

“老爷，我们什么也没有拿呀，我们向关帝爷起誓！”

“知道、知道。你们都是诚实的船夫。”

张部长犀利的目光注视着李五父子。

大妻正彦警官结束了在巴黎郊外的国际刑警组织 3 年的进修，归国途中，在卡拉奇机场收到了一份电报，命令他立即去新加坡。大妻警官请求空中小姐协助预订了曼谷至新加坡的机票。

日航客机抵达曼谷的时间是上午 10 点 5 分。

“曼谷去新加坡最早的班机只有傍晚 6 点 50 分的航次。”

空中小姐边看时刻表边解释。

“到达新加坡的时间呢？”

“19 点 25 分？真没办法。那个班机能订到票吗？”

“能。这是新加坡航空公司的班机。”

“好吧，请订那个班机的票吧！”

曼谷的栋姆安机场上空，骄阳似火。

机场的候机大楼同大妻警官所熟悉的巴黎、罗马相比，设施稍逊一筹，大抵只相当于日本的熊本地方机场。在这种候机室里，他还得等待近 6 小时。

大妻警官挂国际长途，和东京警视厅侦察互助科通了电话。

“我是大妻。”

“哎呀！回来啦？”

这话音很熟，是自己的老上级，警视厅新设置的侦察国际性犯罪的侦察互助科科长小野寺警视。

“我接到了去新加坡的电令……。”

“长途旅行，想必很累，拜托你了。说实在的，真想让你早点回来呢！”

小野寺警视也觉得有点过意不去，向他表示歉意。侦察

互助科是为了协助国际刑警组织，侦察外国人在日本国内的罪犯以及日本人在国外犯罪而新设置的机构，历来专门对付偷盗之类的刑侦兼管国际犯罪，但是为了真正发挥国际刑警组织成员之一的作用，三科被扩大而成为一个专业性的国际刑侦互助科。大妻将在该科押际互助股任股长。

离开巴黎前，驻法日本人开了个欢送会，并祝贺他荣升、返国工作。可是，大妻警官却幽默他说：“哪里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只不过在刑事警察前面加上‘国际’两字而已。这只能说明，日本也开始需要国际刑警这一事实罢了……。”说得与会者哄然大笑。

诚然，大妻警官仅仅是一位地道的刑警出身，是一名搜查扒手、偷盗的刑侦三科的普通刑警。但是，他毕业于一流大学，擅长英、法两国语言，口语很流畅。并且，他不断地顺利通过晋级考核，30岁就位居警官之职，他是作为优秀刑警，被派遣到国际刑警组织总部深造的。

大妻警官在警视厅时，曾查获过有人在意大利伪造旅行支票。还有，当然热内亚市立美术馆珍藏的名画《齐恰诺·克拉巴乔》在东京露面时，是他一眼看出破绽，那是赝品，他在国际刑警组织深造时，在阿姆斯特丹运河的日本人溺死事件以及逮捕从日本潜逃到欧洲的智利偷盗集团等案件中，他大显身手，立了大功。

东京，国际化的犯罪蔓延滋长，日甚一日。此时此刻，小野寺科长内心的确在盼望大妻警官早日回国工作。

“案件详情不明。但是，据新加坡警察总部说，有个日本人模样的男子，背后被人打了一枪，漂泊在马六甲海峡。”

“是不是日本人还没有确认吧？”

“但愿不是。看来，连日本大使馆都难以处置，要求这里

派人去，不过，与其我们这里另派人，还是你去一趟来得迅速，怎么样？请你辛苦一趟吧！”

“倘若是日本人怎么办呢？”

“那就请你随机应变。侦察权在新加坡方面。新加坡虽然是象淡路岛那样的小岛，但是，它却是一个合法的独立自主的共和国，不可无视他们的侦察权力。一切事情请与当地的警察总部商量好再采取适当的行动。总之，请注意，不要由于侦察问题引起国际纠纷。”

“这个请放心。我既是日本警视厅的，同时又有国际刑警官特派员的头衔，新加坡方面谅必也不会冷待国际刑警组织的人吧？”

“总之，一切都委托你啦！另外，回日本时，有人一定要同你见面呢？”

”“是谁呀？”

“一个女的，你不认识的……。”

“女的？！是个女孩子吗？”

“何必那么吃惊呀！你已经到了成家立业之年了！总是让妹妹照料你的生活，真也太可怜啦……”

大妻警官的脑海里一闪妹妹阿霞的面庞——她今年已从女子大学毕业，该是23岁啦……，她该出嫁了。他替妹妹盘算着，可自己的婚事却从未认真想过。

他的职业是国际刑警，追捕的对手中有很多外国人都藏有护身手枪，今后何时何地都会丧命。想到这些，他毫无娶妻育子的情绪。

“总之，就算是我工作的开门炮，尽力而为吧！”

大妻警官说完，挂上了国际长途电话。

2

大妻警官在新加坡的柯顿国际机场办完入境签证，已是当地时间晚十点多了。税关检查结束后，他步出大门，只见一位穿中式服装的美貌女郎敏捷地来到他的眼前。

“您是大妻警官先生吗？”

“嗯？……正是！”

大妻警官在新加坡并无亲友，他不由得诧异地审视对方。

“受警视厅的委托，来接您的。”

“您是？……”

“我是新加坡警察总部犯罪刑侦部凶杀刑侦科的风仙警官。”

大妻警官不禁愕然瞠目。自称为警官的那位女郎大约二十六七岁，欧亚血统的肤色，容貌标致，是位俏丽、风韵动人的美女子。而且，她竟说着纯熟流畅的日语。

“令人惊奇！您这样漂亮的小姐竟会是凶杀刑侦科的警官？”

“贵国警视厅也有女警官吗？”

“是啊，有当然是有啊……”

的确，警视厅也有女警官。首批录用的女警官，现在大都成为有关警务的内勤工作负责人，一般都已经年逾40。象风仙警官那样妙龄的女警官，充其量是个巡查部长罢了。

“您的日语说得真棒啊！”

“我曾在日本留学6年呢。”

“6年？！”

“是啊。我先后毕业于女子短期大学和四年制的女子大

学。学的都是日本文学。”

“果然不同凡响。”

“在日本，大学毕业的警官晋级也很快吧？在新加坡，也是有学历的晋升都很快，不过，我升警官才二个月。旅馆给您订好了。”

“非常感谢！说真的，我还在琢磨住哪家饭店合适呢？”

“订了新开张的蓝天美饭店，距警察总部仅仅一个街区，这样也许更方便点……”

“劳您费心啦！”

“不过，去日本大使馆不太方便。大使馆在城市的城西边缘，位于果树园大街去那希街附近。而饭店则恰恰相反、坐落于海滨。”

“很好！没关系，有事找大使馆可以打电话或乘车去嘛。”

“那好，我陪您去吧！您的行李呢？”

大妻警官向凤仙警官示意了一下手中提箱。

机场大楼前，大妻警官等待凤仙警官把车开过来。这是一辆日本生产的轿车，在曼谷机场看到轿车多是日本产的。新加坡也一样，来往频繁的也都是各类日本生产的汽车。

美丽的夜空，南十字星座闪烁着迷人的异彩。轿车疾驰了30分钟，驶过一座大桥。

“这叫高卢曼大桥。从这里数的第二座桥，打捞到一具男尸，可能是日本人。”

“听说是背部挨了一枪。”

“是啊。从取出的子弹和对来复线痕迹的判断，使用的似乎是38口径的美制SW式手枪。”

“尸体已经解剖了吗？”

“我差一点忘了，我们部长想请您在去饭店前，先去看一

看尸体。我们现在先去综合医院。”

10分钟后，汽车“嘎”地一声，停在了一座白色建筑物前。大门口镶嵌着“综合医院”几个字。走过寂静、雪白的廊，只见一位身材高大的男子从走廊的长椅上站了起来。

“这位是犯罪刑侦部的张部长。”

凤仙警官给大妻警官和张部长互相作了介绍。

“您的情况我们已从东京小野寺警视那里知道了。”

部长热情地、紧紧握着大妻警官的手，打开了话匣子。

“据说您在巴黎的国际刑警组织十分活跃。”

“哪里。只是学习了3年而已。”

“日本人太谦逊了。若是我的话，就说游欧洲3年。”

张部长的谈吐，风趣幽默。他笑着抽回大妻警官握着的手，紧接着从口袋掏出几张照片。

“请您在查看尸体前看一下照片。虽然我们认为死者是戴眼镜的，但是，那副眼镜却找不到了，或许是他被人投入大海的时掉了，沉入马六甲海峡了吧。因此，我们给死者佩戴上各类眼镜，拍了照片。”

大妻警官十分钦佩张部长的调查方法。在日本，通常都是先拍不戴眼镜的照片；然后再在相片上勾勒眼镜框架。令人叹服的是张部长笃实地道地换上几付眼镜，摄下了正面和旁侧的照片。

大妻警官带着对张部长的敬佩，专心致志地审视着每一张照片。看着那第八张戴金属架眼镜的照片，他的神情，渐渐地严峻起来。

“果然，是日本人！”

张部长沉着地启口问道：

“您认识这个被害者吗”

张部长说的是英语，直译的话——您曾经见过这个死者吗？

大妻警官明确地颌首。

——说来，他是我亲手逮捕过的流氓、小偷……他很想这么说，可是，却不会说流氓、小偷的英语单词。因而只好用日语回答说——“他是我曾经逮捕过的小偷。”然后用日语对凤仙警官道：

“这家伙是流氓、无赖。”

“还记得他的名字吗？”

“大概是六七年前的事，名字倒想不起来了。”

“我昨晚让很多人看了死者，他们中间有饭店的帐台管理员、服务员、导游、入境签证官员、其结果，基本上确认为日本人。国王饭店的服务员证实，他是日本的观光者、听说已在饭店逗留了一星期，名叫太田次郎……”

“不，那恐怕是化名。不过不要紧。只要将这张照片电传给警视厅，电子计算机10分钟内即可在罪犯履历卡片中把他找出来的！”

“我去东京参加过打击国际犯罪会议，对警视厅的电子系统十分敬佩。就象您说的那样，一会儿就能搞清罪犯真名和身份。”

张部长说完，把照片递给凤仙警官，命令向东京发出照片。

“请用我的名字发报可以吗？”

大妻警官向凤仙警官提出请求。

“另外，请告诉他们：我在饭店会打电话给他们，请刑侦互助科小野寺警视接电话。”

“明白了。”

凤仙警官点了点头。高跟皮鞋咯噔咯噔的声音，渐渐地消失在医院走廊的尽头。

“好吧，请您去查看一下尸体吧！”

张部长缓缓地推开身旁一扇沉甸甸的大门，一股刺鼻的“福尔马林”异味，猛然冲向大妻警官的感官。

这里，似乎是综合医院解剖室。空荡荡的屋内，地上铺着洁白的瓷砖，屋中央有一张不锈钢解剖台，上面放置着一具蒙上白布的尸体。

张部长神情冷漠地掀起死者头部的白布。

大妻警官觉得：露出的脸庞很面善。几年前，自己任巡查部长时，肯定逮捕过这个男子。不过，当时的案件可能并不严重，审讯也比较简单。姓名怎么也记不起来了。

“随身带有什么东西？”

“可以说没有，只是……”

张部长把遮盖的白布猛地扯到胸前。

尸体经解剖后，用绷带裹着，白色的绷带上仅仅插着一支钢笔。

“只有这件东西？”

“目前还有穿在身上的一套衣服。现在医院的法医部正在从子弹穿透的窟窿状态推断射击距离的最后鉴定。”

“死亡时间呢？”

“死后约有 10 个小时，就是说估计为昨天上午 11 点左右。”

张部长正作说明，走廊上传来一阵慌慌忙忙的足音。

“好象有了新情况……”

张部长话音未落，只见一个身穿草绿色检查服的青年男子飞一般地闯进解剖室。那人相貌有点象马来西亚人。

“张先生、张先生！发现‘新情况’啦！”

那男人快嘴利舌地用英语嚷道。

“什么重要情况？”

张部长以老成持重的口吻问道。大妻警官从马来西亚男警官的惊惶之中感受到张部长的沉着。

“这个。发现了这个东西……”

那男子伸开紧握的右手，一张皱巴巴、湿漉漉的美元展现在他们眼前。

新加坡也使用美元货币，然而，印入眼帘的却是用兰花印制的美元。就是说，它不是新加坡货币，是一张青蓝色的美国美元。

“面额多少？”

“100 美元。”

各式美元的色彩，大小雷同。1 元、5 元、50 元、100 元、都是 156 毫米长，66 毫米宽。乍一看，搞不清面额是多少。

“从哪里来的？”

“它被缝在死者上衣的衣领里。”

“衣领里？”

“在检查衣领时，我们总觉得不对劲，衣领有些鼓鼓囊囊的，引起了我们检查人员的注意。经检查：整件衣服都是缝纫机缝合的，唯有衣领接合部是外行笨手笨脚缝合的。拆开看，中间有一只小尼龙袋，藏着纸币。尼龙袋封得不太严密，被海水渗透了。纸币浸得湿漉漉的。”

“是个有心人。即便被扒手、小偷光顾，至少还有 100 美元会留在身上，是这个意思吧！”

“不过，这张美元手感有些过软。”

“太软？”

“是啊，这张美元的手感总觉得有些过于柔软。”

一直保持冷冷镇定的张部长，突然瞪大了眼睛。

“你说是伪造的货币？”

“我们搞不清楚，不能肯定，不过，很可能……是不是可以请大学的专家鉴定一下？”

张部长默默地从男子手里接过 100 元美钞，目不转睛地审视着。

大妻警官从旁边看去，看见那纸币中央椭圆的圆圈里，印着富兰克林的肖像，四角里都印着 100 的数字，纸币号码为 M02785050B。

张部长把纸币翻过来看，四角仍然印着 100，背面印有宾夕法尼亚州的州议事食堂——那是美国独立宣言而名闻遐迩的独立会堂全景。

如此精致，真不可想象会是假币。”

“您说是真钱？”

身穿草绿服装的男子反问。

“哪里，我说的是，不可想象的假币。如果是真的美元，何须讲‘精致’两字呢？”

“那么，部长您也认为是伪造的假钞？”

“不能贸然断言。可是，纸质的确太软了，真币要再硬挺一点，被水浸湿后，应该变得破烂不堪。大妻先生！”

张部长看着大妻警官说：

“哪里，需要我的地方，无论什么我都愿意效劳。”

“现在我想去国王饭店，去检查这男子的房间。”

“我陪您一起去吧。”

“我的车在门口，请”。

张部长说完，从解剖室出来。张部长的轿车是一辆黑色